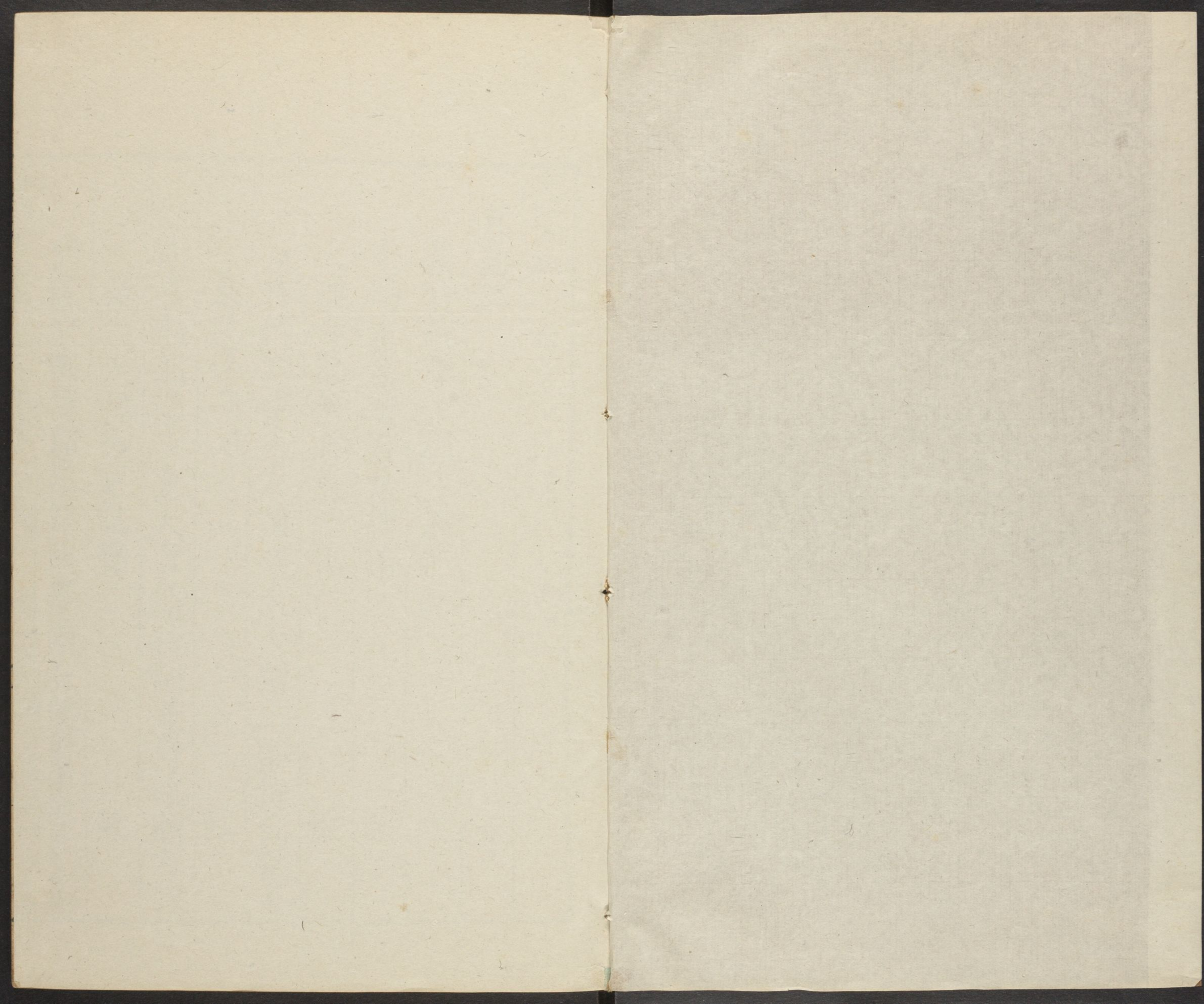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7



文編卷之六十一目錄

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歐

并序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

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墓誌銘

并序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歐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江鄰幾墓誌銘

歐

蔡君山墓誌銘

歐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王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

王君墓誌銘

王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

朝奉郎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王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文編卷之六十一 墓誌銘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 行 校刊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

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雷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
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
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

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議論類

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
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
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

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
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
裕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
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
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
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裕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
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
分應有功自班馬中來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
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求

興闕守因自誥明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

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

政事類

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

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

御史臺廼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

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于民民至今

前帳後帳

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

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

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

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
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
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
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言渭
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
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
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
知方嘉祐中嫉者無故而攻之急甘六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
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後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羈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
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
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
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
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
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
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
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

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勳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

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憲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胥中居家不問有無善調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來請銘廼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疆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變類亂貫

首尾中無一不應

叙交游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歐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
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
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
豪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爲童子見

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
夢升爲可奇其後八九年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
升得丙科初任典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
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堂又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
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噓
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
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念夢升復
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
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
知我廼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

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廼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講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三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

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廼爲之

山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然滅泯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變貫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毅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
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烏序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北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北民廼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毅為富縣尚書銓吏北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

以一二數之惜為太北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人北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
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北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
覆率不能奪若所為其州北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
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北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北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
籍疆壯為兵有告訟田之北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
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北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
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北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北上八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云

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
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廼脩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
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
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
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
應前

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少知新州至則丁母
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
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誥連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其妻滎陽鄭氏生子
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
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繁正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類
公墓誌銘 并序

歐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
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
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
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
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
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

張錫小傳

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
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
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
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
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
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
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
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

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廼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脩德以塞譴人廼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

官在中腰亦奇

司爲鹽鐵判官判官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衙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具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魏太君鄧氏公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武裴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以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月而卒公子五人八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緝銘曰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變實簡片亂散

監司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平正

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
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
公公廼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
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
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

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干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
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
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廼
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
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
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
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
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
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
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

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
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廼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
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
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
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
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
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
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
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爭愈切不自疑由
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
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
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
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
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
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
也廼親閱駑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
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
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

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廼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也。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

并序

歐

雅醇之文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
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廼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

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

復位號廼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敘事極周活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問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

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妙廼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

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
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
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
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
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
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
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
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
廼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
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冗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

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
用者十五人更薦田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
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
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_乞劇天子多公功
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
張永_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
司永_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
林維附永_和議不已公奏罷維廼止益利夔三路轉
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

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誦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宗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公乃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

勵在位六年廢職脩與平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

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
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
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
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
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
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
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
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曰老大理評事周老太
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
師道早卒次未嫁丁氏自涇州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
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
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志至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
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平正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旣已排群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于政而上得益與

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
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
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
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
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
為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
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
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
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
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乃以德

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
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
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
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
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
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
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
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痼病其子
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
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

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
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
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
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慝吏不能欺至商賈
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
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
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
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末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
費外公應煩愈間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

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徃
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
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
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
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
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
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
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
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

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廼止嘗會飲
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
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
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賜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
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
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魏太君夫人
葛氏永嘉魏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
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
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
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問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
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
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正虛實斥整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便不同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嵩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甲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羸者始

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

羸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

一月巳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

文編卷之六十一
嘉言金
三十一
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廼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魏丑石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示此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

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
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
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
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
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
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
用三世矣無文法不合古言從舊廼署其一議曰從
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合者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
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取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

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
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
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汶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
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
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
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
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

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
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
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
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
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
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
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
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
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
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乃公其喪為之制服其治
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
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櫛無新衣然平生喜賓
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
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變片繁實整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并序

歐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

子監直講遷大理

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

閣侍講直龍圖閣

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

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

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

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亨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亨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一筮冊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入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母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筭緡使得糴勞郡而出公私糴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日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史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

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病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耶旣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虞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

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麗君子
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
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
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
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
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
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其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誥誥三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夫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予茲歸藏刻銘不朽

變類片亂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并序

歐

絕與江鄰幾文字同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比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

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

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奇

江鄰幾墓誌銘

歐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控利欲其彊與字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亦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亦說兩通

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

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

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總叙歷官迺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以母

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

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

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

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

補出治人著書二事

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鈞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

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
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
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
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
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
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衮餘尚幼
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
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
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廼
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變貫虛

蔡君山墓誌銘

歐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

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問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廼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歙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補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廼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廼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
乎廼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一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片變

提刑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王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
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告州
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

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
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
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
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
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
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脇公曰兩人者
皆吾甥而殺人者廼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
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
爲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
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訟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

令厥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
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徃
徃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廼某吏教我所爲
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
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
聞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
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販民
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
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

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
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
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
此公之爲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役
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治鑄錢也鄂州崇陽大
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
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
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
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
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

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
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
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
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今華縣君公女也起
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
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
銘曰

士窵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
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有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

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以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畢輩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太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

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
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與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
惡而至於橋梁靡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
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
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
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
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仁之意也寶元中李元
吳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必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
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必是言者翕然論兵以

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
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一於近而夷狄豈足道
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
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
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
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没而其家得其遺疏曰
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諧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
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
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畧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謹破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畧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益似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

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銘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

丁君卒王其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
廼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
廼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
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
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
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
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
官用舉者蕪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
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
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

好議論

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
不勝廼與其州人皆去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
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
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
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
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
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
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
論端州避寇事比歐公爲論
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
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

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也則有不去之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濟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昭休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雅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錄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八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廼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奸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廷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

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

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
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至哀寢食如禮以其年某月
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
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
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魏君公官右諫議
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
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
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
所不讀通於世務者比日莫能及也與人甚簡而察其
能否賢不肖尤詳視迴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

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
使客多所闕畧而州人之分負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
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
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
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
無我敢疵正畫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貫正

朝奉郎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王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

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畧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出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

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已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

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
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魯大父周不仕大父
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玠秘書省著作佐郎贈
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
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
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
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
而久於幽自公之考迺施迺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
茫洋演迤小大異浮曷蹇丁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
在後之脩

虛亂變

監司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

變體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
城不知其始所以徙魯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
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誣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事許王於
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問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正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埜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

司不能繼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定於 太宗至 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
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監司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

變體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蘓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
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
蘓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紃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蘓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

獨判公有之

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蘓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蘓君一動其功於

天下豈小也哉蘓君旣出遂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

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

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

剛者殆蘓君乎蘓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

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

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
恐即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
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
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蘓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
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
朝廷幸哀憐愚民使自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
者里正代爲之輸齒幣大家數十石悉鉤治使歸其

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蘓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嘉
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
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
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
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
以君十五年不束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
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
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
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
之二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

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
王其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
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狂在人我得吾直
誰懟誰愠紙天之役日月有立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其之銘

貫變

議論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
能學問脩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

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
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
不暇乎脩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
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
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
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
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度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燬其
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
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

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
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
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甲
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
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沉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
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變貫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六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
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大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
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文編卷之六十一
文編卷之六十一
文編卷之六十一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廼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
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時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
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壞不仕
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文編卷之六十一終

